茅亭客話/卷1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茅亭客話

◀上一卷

卷十

下一卷▶

孫處士

孫處士名知微字太古，眉州彭山人也。因師益部，攻水墨。僧令宗俗姓丘氏。知微形貌山野，為性介潔，凡欲圖畫道釋尊像，則精心率意虛神靜思，不茹葷飲酒。多在山觀村院，終冬夏方能周就。嘗寓青城白侯，壩趙村，愛其水竹重深，囂塵不入，冀絕外慮，得專藝學。知微畫思遲澀，無羈束。有位者或求之不動，即絕食託疾而遁導。江縣有一女巫，人皆肅敬，能逆知人事。知微素尚奇異。嘗問其鬼神形狀，欲資其畫。女巫曰：「鬼有數等，有福德者精神俊爽而自與人交言若是。薄相者氣劣神悴。假某傳言皆在乎一時之所遇，非某能知之也。今與求一鬼，請處士親問之。」知微曰：「鬼何所求？」女巫曰：「今道途，人鬼各半，人自不能辨之。」知微曰：「嘗聞人死為冥官追捕，案籍罪福，有生天者，有生為人者，有生為畜者，有受罪苦經劫者。今聞世間人鬼各半，得非謬乎？」女巫曰：「不然。冥途與人世無異。苟或平生不為不道事，行無過，詎有桎梏及身者乎？今見有王三郎在冥中，足知鬼神之事。處士有疑，請自問之。」知微曰：「敢問三郎鬼神形狀，欲資所畫。」俄有應者曰：「今之所問形狀鬼惡怪異之者皆是魍魎輩。神者一如陽間尊貴大臣，體貌魁梧，氣岸高邁，蓋魂魄強盛，是以有精爽。至於神明，非同淫厲之鬼爾。」知微曰：「鬼神形狀已得知矣。敢問鬼神何以侵害於生人。」應者曰：「鬼神之事人皆不知。凡鬼神必能無故侵害生人。或有侵害者，恐是土木之精，

千歲異物，血食之妖鬼也。」此物猶人間之盜賊，若無故侵害生人，偶聞於明神，必加侵害，亦不異盜賊之抵於憲法爾。若人為鬼所害者不聞乎：為惡於隱者，鬼得而誅之；為惡於顯者，人得而誅之乎？」知微曰：「明神禱之而求福，有之乎？」應者曰：「鬼神非人，實親於德是依，皇天無親，亦惟德而是輔。凡有德者，不假禱祈，神自福之。若素無德行，雖勤禱之，得福鮮矣。」知微曰：「今冥中所重者罪，在是何等？」應者曰：「殺生與負心爾。所景奉者，浮圖教也。」知微曰：「某之後事可得聞乎？」應者曰：「禍福之事，不可前告。神道幽秘，弗許預知也。」知微曰：「今欲酬君，君欲希我何物？」應者曰：「望君濟我資錢數百千貫。」知微辭之。應者曰：「所求者非世間銅鐵為者，乃楮貨爾。」知微乃許之。應者曰：「燒時慎勿使著地，可以薪艸薦籍之。向一處以火爇，不得攪剔，其錢則不破碎，一一可達也。」遂依教燔紙錢數百千貫。噫昔漢世以前未知幽冥，以何為賂遺之物爾？

黃處士

黃處士名延矩字垂範眉陽人也。少為僧，性僻而簡，常言家習正聲。自唐以來，待詔金門，父隨僖宗入蜀。至某四世矣。琴最盛於蜀，斲斫者數家，惟雷氏而已。又云，雷氏之琴不必盡善，有琴瑟徽者為上；金玉者為次；螺蚌者亦又次焉。所以為異者，岳雖高而弦低，雖低而不拍面，按之若指下無弦，吟振之則有餘韻。非雷氏者，箏聲絕無琴韻也。處士常言，隋文帝子蜀玉秀造千面琴散在人間，故有號寒玉韻，磬響泉和。志者，琴則有操，引曲調及弄弦則有歌詩五曲：一曰伐檀，二曰鹿鳴，三曰騶虞，四曰鵲巢，五曰白駒，蓋取諸《國風》雅頌之詩聲。其章句以律和之之謂也。非歌詩之言，則無以成其調也。本詩之言而成調，非因調以成言也。諸詩皆可歌也。咸平中知州馮公知節召孫知微畫，俾處士彈琴，二公俱止僧舍。嘗會愚茅亭，進士張及贈之詩曰：「二公高節厭喧卑，同寄蕭宮共展眉。玉樹冰壺齊品格，野雲皋鶴本追隨。泉流指下何人賞，岳峭毫端秖自知。綣戀賢侯美風教，故山歸去尚遲遲。」祥符壬子秋告歸鄉里，遺愚養和一法。是年冬病卒，年八十，其樂天知命者歟？

程先生

程先生名賁字季長，自號丘園子，江陽人也。世習儒，少孤力學，立身介潔，跬步一言必循禮，則雖家童稚子應對進退不踰規矩。先生尤嗜酒，復喜藏書，自經史子集之外，凡奇訣要錄未嘗聞於人者畢珍收之。亦多手寫焉。其間復混以名畫古琴瑰異雅逸之玩，無所不有。雖年齒已暮，而志好益堅，目遊簡編，未少暫息。每謂所知者曰：「余五十

年，簡冊鉛槧，未嘗離手。」其勤至也如此。嘗撰《太玄經義訓》，功未就，寢疾而卒。年七十有四，《易》曰：「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」其是之謂乎？

杜大舉

杜鼎昇字大舉，形氣清秀，雅有古人之風。鬻書自給，夫婦皆八十餘。每遇芳時好景，出郊選勝偕行，人皆羨其高年逸樂如是。進士張及贈之詩曰：家本樊川老蜀都，世家冠劍豈寒儒！筆耕尚可儲三載，酒戰猶能敵百夫。僻愛舜琴湘水弄，每縣孫畫醉仙圖。孟光笑語長相逐，喚作梁鴻得也無？嘗手寫孫思邈《千金方》鬻之。凡借本校勘，有縫折蠹損之處，必粘背而歸之。或彼此有錯誤之處，則書劄改正而歸之。且曰：使人臣知方則忠，使人子知方則孝。自於《千金方》中得服玉泉之道，行之二十年，獲筋體強壯，耳目聰鑒。每寫文字，無點竄之誤，至卒方始閣筆。服玉泉法：去三尸，堅齒髮，除百病。玉泉者，舌下兩脈津液是也。但能每旦起坐，瞑目絕慮。叩齒二七通，漱令滿口，乃吞之。以意送至臍下炁海，一七遍。經久，自然如流水瀝瀝，下坎澗之聲。如此則百脈和暢。所以《黃庭經》云：「玉池精水灌靈根。」又曰：「漱咽靈液災不幹。」其是之謂乎？

任先生

任先生名玠字溫如，蜀人也，學識廣博，人皆師仰之。大中祥符初，樂安公中正鎮蜀，日請先生於文翁石室，大集生徒，講說六經，以紹文翁之化。由是蜀中儒士成林矣。大中祥符末，集賢諫大夫淩公策蒞蜀，聞先生之名表薦於上，

詔入京。先生進龍圖，紀聖詩一千韻，酬以汝州團練推官，三讓。《辭官表》云：「伏念臣早年髮白，悲老態之遽臻，觸事心闌，覺死期之將至，乞授一子官。蒙聖恩，與子偕任醴泉主簿。」天禧元年欲就居嵩山，般家之蜀。因與鄉人，前秦州隴城主簿張逵中行秩滿歸川。二人同訪愚茅亭，觀舊題之處云：「昔日高年有道之士，今已物故。未逾一紀，故友將盡，我雖存也，餘生幾何！」先生留一絕於亭壁，云：聚散榮枯一夢中，西歸親友半成空。唯餘大隱茅亭客，垂白論交有古風。天禧二年，先生遊寧州。卒於旅舍。揚子《法言》曰：「通天地人曰儒。」誠哉，是言。天地間萬類中惟人最靈。然愚蒙者萬而賢智者一。處賢智而志於道者復幾何？人如任先生者可謂通天地人而知命守道者也。

譚居士

譚居士名仁顯，成都人也。以醫為事，居郡城東南隅，所居庭廡籬落間遍值艸藥。年高而精神愈壯。無喜怒，故毀譽不能動其心。手持數珠，常誦佛經於閭巷聚落中。治病所得錢帛隨即分授於貧者。竟以不言，但行陰施默益之道。每行藥，至午方歸，則閉戶靠壁瞑目而坐。大中祥符乙卯冬，示疾，端坐而逝。時齒一百八。未化前，人問居士：「有長生法？」對曰：「至於導養得理，以盡性命。百年猶厭其多，況久生之苦乎！」

小童處士

童處士名益字友賢，因兄能畫，相學習而頓悟，若生而知之。大凡性有巧拙，畫無古今。蜀未歸命聖宋以前，有張杜二人，善畫佛像羅漢；有張南本畫人物車馬；黃伯鸞花雀竹石；李昇山水；李文秀寫真。自往及今，有童君與前輩不相下也。童君於海雲山寺畫慈氏寺如來，十六羅漢，大聖慈寺三學院《楞嚴經變》，相玉局化，龍虎君，二十四化神仙，天慶觀龍虎君，聖祖殿嶽瀆神祗。所有神仙侍從向背低昂，無遺其勢者。鳥獸洪纖，樹石山水，無遁其形者。而又筆蹤遒健，天機俊逸。九曜院寫張侍郎，真精神氣韻如出素壁之前，時推妙手。張侍郎在任日，俾童君畫鮑倩《五禽圖》，於五勢之間各寫侍郎，真在其中。侍郎展開曰：「老夫山野，豈堪圖之？」因是優禮待之。祥符中，於愚茅亭圖水石六堵，謂愚曰：「時輩皆云彈琴非是樂，寫真非是畫，是耶？非耶？請為言之。」愚對曰：「《春秋左氏傳》晉侯觀於軍府，見鍾儀問曰：『南冠而縶者誰也？』有司對曰：『鄭人所獻楚囚也。』使稅之，召而吊之。再拜稽首，問其族。對曰：『伶人也。』『能樂乎？』對曰：『先父之職官也，敢有二事。』使與之琴，操南風。杜預注云：『伶人，樂官也。』豈不謂琴為樂乎？南齊謝赫論畫有六法：一曰氣韻生動，二曰骨法用筆，三曰應物像形，四曰隨類傳彩，五曰經營位置，六曰傳移模寫。其寫真者於畫六法中一法爾，豈不謂之畫乎？若秖以畫人頭面而已，豈曰盡善？若秖以寫真擅名，不亦寡乎？譬諸膳夫和羹，醯醢鹽梅以烹魚肉，齊之以味，闕一不可。今國朝取士於詩賦策論，闕一者不中其選也。則知君子之道貴乎全也。畫與學雖殊，功用奚異！君其全乎！」童曰：「益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」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